

Globethics Reposi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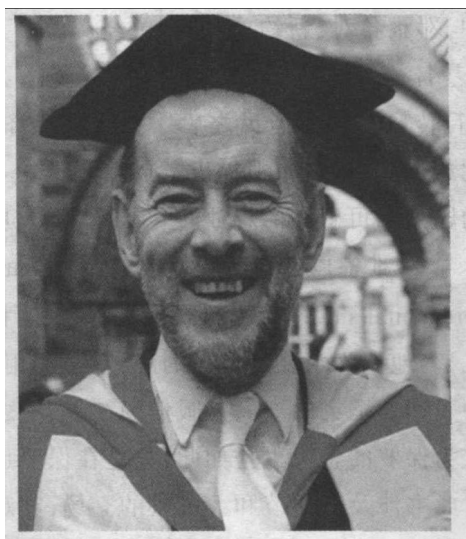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認識名家：鄧雅各（James D. G. Dunn）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ang, Xuesha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2 04:29:3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42

认识名家:邓雅各(James D. G. Dunn)



邓雅各教授多年来一直是英国德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urham)莱特福特教席教授(Lightfoot Professor)、神学系主任,退休后成为名誉系主任。曾担任各种圣经及神学研究协会、委员会、学术期刊编辑等重要职务,多所大学和神学院的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圣经文学协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和新约研究协会(Studiorum Novi Testamenti Societas)委员,2001至2003年任新约研究协会副主席、主席。邓雅各教授始终致力于新约研究,堪称当今英国新教传统中新约研究的领军人物,在此领域作出了

重大贡献。

邓雅各于1939年10月21日出生于英国伯明翰,在苏格兰受中学、大学教育,在此期间研修了希腊文、拉丁文和阿拉姆文(Aramaic)等,为后来的圣经神学研究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他1968年在剑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受圣灵的洗:再视〈新约〉中的圣灵论和今日五旬节主义之关系》(*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Re-examin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Teaching on the Spirit in Relation to Pentecostalism Today*),一举成名。

在该书中,邓雅各对《新约》中的相关经文做了大量的详细分析,主要讨论基督徒皈依基督与经受水礼、接受圣灵的关系。他认为从《使徒行传》看,接受圣灵之后才会成为基督徒(五旬节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反)。在文中他提出圣灵救赎学——救赎就是基督的灵所做的剧烈的可感知的释放转化工作,将人从罪和死的捆绑中释放出来。邓雅各以此批评五旬节主义(Pentecostalism)和圣礼主义(Sacramentalism,系天主教立场,认为水礼和坚振礼是两项不同的仪式)。他认为水礼与圣灵的洗相区别、相对立,是接受了圣灵的一种表达。圣灵的充满是皈依的结果,使之有能力作见证。邓雅各认为保罗的思想也是如此,只是在保罗那里两者的区别不太明显。此书涉及五旬节和天主教的立场,其观点引起热烈讨论。邓雅各在释经方面以及学术回顾方面做了详实的论述,以至于该书在新约研究领域成为洗礼和圣灵课题的标准参考书。此后他对该课题做了进一步补充和论述,先后出版《基督和圣灵:〈新约〉中耶稣和第一批基督徒的宗教灵恩经验》(*Jesus and the Spirit: 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nd Charismatic Experience of Jesus and the first Christians as Reflected in the New Testament*,1975)以及《基督和圣灵》(*The Christ and the Spirit*,1998),分为卷一基督论和卷二圣灵论。他在该课题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导致2004年出版的包含多位学者相关文章的论文集被命名为《圣灵和基督教的起

源论文集:致意邓雅各》(*The Holy Spirit and Christian Origins: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Dunn*),以示对他的敬意。

邓雅各教授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保罗新观”的研究,该术语就是他1982年在曼森纪念讲座(Manson Memorial Lecture)上提出的。其实“保罗新观”涉及两个方面: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新观以及对使徒保罗的思想解读。“新观”相对于“旧观”而言,所谓旧观是指宗教改革以来马丁·路德等人对保罗及当时犹太教的解读,路德认为保罗的主要神学思想是人不能靠行律法称义,只能靠上帝的恩典;他据此反对天主教的靠功德赚取救恩而高举因信称义。在路德看来,他对当时天主教的看法与保罗公元1世纪对犹太教的看法有共同之处,是一脉相承的。路德的解读影响了新教神学至今,其中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新教和天主教的重要分歧点之一。1963年斯腾达尔(Krister Stendahl)对路德的理解提出质疑,1977年桑德斯(E. P. Sanders)发表《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一书,开启保罗新观的研究。桑德斯不同意路德的“行为主义犹太教”观点,提出“立约主义(covenantal nomism)犹太教”,认为犹太人不是律法主义,靠行律法赚取救恩,相反,他们守律法是要保持自己在恩约中。

80年代邓雅各加入讨论,很快成为此领域的中坚力量,并且推陈出新。他批评桑德斯未能把握保罗的思想,因其将律法之功(works of law)与律法混淆了,他对“称义”(justification)的理解有偏差,存在一种“个人化解经”的倾向。邓雅各从处境的、历史的以及神学的角度解读保罗,认为保罗的思想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他认为保罗在《加拉太书》2:16要处理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问题。保罗和当时的犹太人思想基本一致,都相信因信称义,上帝的主动和恩典对约的理解至关重要,上帝的延续行动是为了维持这个约,因此,因信称义并非基督教的独特教义。这里的因信称义不是行为和恩典的对立问题,而是上帝不仅接纳

犹太人,也接纳外邦人。如果按照这个意义来理解,无论出于宗教对话的考虑,还是出于处境神学的考虑,因信称义应该被强化,而不是淡化。

在分析了当时犹太人和上帝立约的处境之后,邓雅各认为“律法之功”的意思不是指总体上的好行为,而是指割礼、食物洁净规矩等。在希罗时期以及马加比时期,犹太人遵守那些律法是防止被希腊文化所同化,所以“律法之功”的作用是让犹太人守住自己身份,是一种界限的标识(boundary markers)。邓雅各进一步分析说,保罗时代的犹太人以人的关系、人的遗传决定上帝的接纳与否,即上帝对人的悦纳与否取决于“律法之功”所维持的民族身份。故保罗所反对的不是行为主义、律法主义,而是反对将上帝之约局限于犹太人的排外民族主义。

邓雅各在这个方面研究持续了20多年,其成果包括一系列重要著作,如《犹太人与基督徒:公元70年到135年的分歧之路》(*Jews and Christian: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AD 70 to 135*,1989)、《耶稣、保罗和律法:〈马可福音〉与〈加拉太书〉研究》(*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1990)、《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歧及其对于基督教特征的重要性》(*The Partings of the Way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Character of Christianity*,1991)、《基督徒的自由:一个〈新约〉视角》(*Christian Liberty: A New Testament Perspective*,1991)、《〈加拉太书〉注释》(*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1993)、《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的神学观》(*The Theology of Paul's Letter to the Galatians*,1993)、《今日看保罗》(*Paul for Today*,1993)、《上帝的义:再视因信称义》(*The Justice of God: A Fresh Look at the Old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1994)、《保罗与摩西律法:第三届德伦-杜宾根学术研讨会:早期的基督教与犹太教》(*Paul and the Mosaic Law: The Third Durham-Tübingen Research*

Symposium on Earliest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1996)、长篇巨著《使徒保罗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1998)以及《保罗新观文集》(*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Collected Essays*,2005)等。事实上,邓雅各对《哥林多前书》、《歌罗西书》、《腓立门书》等的研究著作恐怕也应归入此类。

当今此领域的研究学者还有赖特(N. T. Wright)、莱赛嫩(Heikki Räisänen)以及加斯顿(Lloyd Gaston)等。他们都致力于保罗新观的研究,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比较统一的观点。赖特就有意与桑德斯以及邓雅各拉开距离,他说:“有多少‘新观’的学者,就有多少不同的观点。我与他们大多数观点相左。”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即都不同意路德对保罗、对保罗时代的犹太教的解读。

保罗新观可能对于宗教间对话有一定的贡献,一些犹太教和天主教学者对保罗新观有一些正面的回应,这应当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在新教范围内,一些学者如卡森(D. A. Carson)、吉姆(Seyoon Kim)等人对之则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新观派学者对公元1世纪犹太教、对保罗著作的理解过于偏颇。邓雅各等人的回应是,这些学者持守的是教条,而未能从释经以及经文的处境出发。其实这场争议的背后牵涉一个问题:如果保罗新观的学者对保罗、对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理解正确,符合当时的社会处境和保罗的真实思想,而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对保罗的思想理解得有偏差,那么宗教改革的神学理论依据就得重新审视。

保罗新观的研究、发展、认受还需假以时日,特别是在新教学者中。在华人神学界,香港的卢龙光(邓雅各教授的弟子)等也在从事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邓雅各等人对保罗新观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如果有学者要从事保罗和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研究,保罗新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邓雅各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出类拔萃,他只要涉足《新约》某个

方面的研究,就会在那个方面留下重重的一笔:对洗礼和圣灵方面的研究如此,对保罗的研究如此,对历史耶稣以及早期基督教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也如此。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对历史耶稣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的探索(the First Quest, the Old Quest)以18世纪后期的赖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 1694-1768)为起点,经斯特劳斯(David F. Strauss, 1808-1874)、凯勒(Martin Kähler)等,到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画上句号。这些早期学者受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的影响,将耶稣形象弄得面目全非。

1953年凯瑟曼(Ernst Käsemann)发表“历史耶稣问题”的论文,开启第二期的探索,也叫“新探索”。此期探索做出了一项值得一提的贡献,即提出了一些鉴别真实耶稣传统的标准。但是这个时期的学者在探索过程中是要找出一个“二不像的耶稣”——与当时犹太教以及与早期基督教不同的耶稣。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过分倚重耶稣的言论,没有能提出一个大的历史假设,对基督教的起源历史描述得不正确,忽视了犹太教末世、天启运动的背景。

在第三期探索中,桑德斯、哈维(A.E. Harvey)、亨格尔(Martin Hengel)、里奇(John Riches)、切尔顿(Bruce Chilton)等人纠正了第二期的偏颇,将耶稣放在前后的联系中,亦即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犹太教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除此之外,相应的共识还有:研究耶稣必须回到福音书。福音书提供的信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而且,早期基督教与耶稣的联系比以前认为的要密切。这种学者得出的耶稣乃是犹太人的历史耶稣。无论如何,这样的耶稣形象比第二期探索的结果要可信得多。

此外,北美有自成体系、阵容庞大的“耶稣研讨会(Jesus Seminar)”,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克罗桑(J. D. Crossan)等怀疑福音书的记载,转而相信典外文献。在方法论上他们偏向“二不像”,

笔下的耶稣形象也飘忽不定，是奴隶、是地中海农民、是革命家，还是犬儒主义者等。

有一点可能是大家比较同意的，即200多年的历史科学研究并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耶稣形象。一些名噪一时的“著名学者”、“泰斗”论述的耶稣形象很快就被学术界拒绝，而且被批评其方法论和材料把握都有问题。了解了这一背景之后，就看出邓雅各研究历史耶稣的几部著作不是等闲之作。

邓雅各教授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记忆中的耶稣》(*Christianity in the Making. Vol. 1: Jesus Remembered*)里，而《耶稣新观：寻索历史耶稣的盲点》(*A New Perspective on Jesus: What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 Missed*)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前者的简写本。《记忆中的耶稣》于2003年出版，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信仰和历史耶稣”实际上是对两百年来历史耶稣研究的学术回顾，指出以往的研究有两个倾向，即逃避教义和逃避历史。第二部分“从福音书到耶稣”提出自己对共观福音材料的运用，及其方法论——批判的现实主义。后面三个部分分别是耶稣的传道、耶稣的自我认识以及耶稣之死。

继保罗新观之后，邓雅各教授提出“耶稣新观”，这种新观主要体现在他的方法论方面。以往的研究都是把“历史的耶稣”从“信仰的基督”中区分开来，认为信仰模糊了耶稣的真实形象，邓雅各教授却恰恰从考察信仰出发，认为耶稣最初的传道对门徒造成冲击，激起了门徒的信仰，这在共观福音所保存的耶稣传统中清晰可辨，由此传统中，我们可以辨认出耶稣的形象。另一方面，针对以往历史耶稣探索者重书面传统而轻口传传统的做法，他提出要重视口传传统，在口传时期，耶稣传统保存在门徒的集体回忆之中，它也是一个活的传统，在早期教会中不断被演练。这个口传传统在较晚时期才以福音书的形式被记录下来。邓雅各主

张探索历史的耶稣,既不同于第二期探索要找出一个不同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耶稣,也不同于第三期探索如桑德斯和福麦斯(Géza Vermès)仅仅要找出犹太人的耶稣,而是要找出一个有特点的耶稣,一个彻底的犹太人但又值得注意的耶稣,将耶稣放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紧密联系之中。他认为耶稣的特点都反映在福音书中有特色的相关主题中。耶稣传统具有特色的重点和主题给我们留下一幅清晰的令人注目的图画,描绘的就是有特点的耶稣。

邓雅各教授对基督教形成和初期历史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书之外,还有《〈新约〉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初期基督教的特征》(*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 Inquiry into the Character of Earliest Christianity*, 1977)、《基督论的形成:道成肉身教义考》(*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 1980)、《耶稣存在的证据:理解基督教起源的学术印记》(*The Evidence for Jesus: The Impact of Scholarship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Christianity Began*, 1985)、《活泼的道》(*The Living Word*, 1987)、《耶稣呼召门徒》(*Jesus' Call to Discipleship*, 1996)、《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1996)、《从耶路撒冷开始》(*Christianity in the Making. Vol. 2: Beginning from Jerusalem*, 2008)以及其他多种期刊论文和编著等。

在《记忆中的耶稣》第一部分,邓雅各教授对两百年来耶稣研究思路和走向作了精辟的分析,总结起来就是“逃离教义”和“逃离历史”。他归纳了前人研究的得失,在把握材料方面和方法论上都提出自己的一套见解,即“耶稣新观”。“耶稣新观”尚未像“保罗新观”那样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但是在21世纪,任何从事历史耶稣或者相关课题研究的学者,都不可能无视“耶稣新观”的结论。

(王学震 编译)